

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甘肃



#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郑炳林

甘肃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 强  
题 字：谭其骧

###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郑炳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320,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1,700  
ISBN 7-5423-0128-4 /K·8 定价：7.25元

## 敦煌地理文书的内容与研究

敦煌地理文书，是敦煌遗书中最珍贵的部分之一。自罗振玉先生编《鸣沙石室遗书》、《敦煌石室遗书》开始，陆续有一部分地理文书的影印件及石印本、铅印本和校注本发表。其实这只是敦煌地理文书中极少的一部分，从数量上来计，不足三分之一。而且其中乖误甚多，相互沿袭，有碍于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者研究敦煌遗书，主要借助缩微胶卷和黄永武先生编的《敦煌宝藏》。胶卷阅读十分不便，而《敦煌宝藏》所影印的卷子许多模糊不清。因此，我们对敦煌地理文书进行全面汇辑校注，明其异同，正其乖误，以便于国内学者。

本书地理文书主要是从法国巴黎伯希和所劫经卷、英国伦敦斯坦因所劫经卷及中国北京图书馆所藏经卷中录出的，也收集了零散发表的一些卷子，共辑录了四十一卷。

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六部分：

一、沙州、伊州、西州地区残地志，共九个卷号。我们比较熟悉的是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9《西州图经》。P2005号记载了沙州河流、渠道、堤堰、湖泊、驿站、故迹、祥瑞等。P2009号记载西州十一条道路及两所寺院。其内容大都是史籍缺载的，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另外几种残志的价值也很高，P2691《沙州城土境》、S788《沙州图经》及《寿昌县地境》，记载沙州山脉、湖泊、故迹及唐鄯善镇附近城池沿革等。特别是关于张议潮收沙州的时间，S788号及《寿昌县地境》作大中二年，与

《张氏修功德记》同，可纠《通鉴》及《旧唐书》、《新唐书》之误。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沙州寿昌县及伊州河流、湖泊、沿革、城镇、烽戍等，与《元和郡县图志》虽有相承之处，但内容要丰富得多，如鄯善镇条及纳职县条记载，康艳典率部东迁、鄯伏陀率部迁往伊州，可以了解这两支民族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迁徙的及迁徙的时间。P5034《沙州地志》记载沙州寿昌县到鄯善一带山脉方位、城镇沿革、设置规模及土产等，尤其是所载鄯善镇对外的六条道路的险易情况，价值更高：一条达南山，即今青新公路；一条通萨毗城，可与S367号及《寿昌县地境》相印证，北魏击吐谷浑，吐谷浑王慕利延率部经此西走于阗；一条通且末；一条北达焉耆，北凉遗部在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率领下拥众由此西奔高昌，北魏对焉耆、龟兹用兵及经营北道诸国亦由此道。《隋书·裴矩传》、《法显传》都记载过鄯善至敦煌的道路，但都不如P5034号记载详细，其中谈到道路两条：一是“从屯城取碛路由西关向沙州一千四百里，总有泉七所，更无水草。”二是自石城去沙州“其路由古阳关向沙州，多缘险阻，泉有八所，皆有草，道险不得夜行，春秋二时雪涤，道闭不通。”P2005、P2009、P5034号所记载沙、伊、西、石城镇道路、驿站等，参考史籍可以勾画这一带的交通网。

二、敦煌地理杂文书，共有十一个卷号。S5693、P3721《瓜沙两郡史事编年》记载沙州设置到开元年间张孝嵩任刺史的史事。S5448《敦煌录》与沙州志各残卷相互补充。P3560《敦煌水渠》记载敦煌水渠五十三条，其中三十二条其他文书中也有记载，据之可以勾勒出敦煌水利灌溉网络。P2625、P4010《敦煌名族志》记载敦煌张、阴、索等姓来源及名人。P4010号王重民、黄永武皆定名为《酒泉郡太守传》，在辑录中我们发现本卷与P2625号内容衔接，书写格式及字体相同，经研究发现是一份文书分裂所致。《张氏修功德记》是由S6161、3329、6973号及P2762号

拼合而成，实属张氏家传，记载张议潮父辈、张议潮、张议潭、张淮深生平事迹。王重民、黄永武及国内外学者对此四卷定名不一：S6161《残表状》、S3329《张氏修功德记》、S6973《张议潮别传》、P2762《张淮深修功德记》拼合后，就成为仅首尾残缺的一整卷，首起张议潮祖父，尾至张淮深。该卷文书拼合意义很大：第一，揭示了张氏家族在吐蕃统治沙州时势力就很强，掌握有部落及军队，是吐蕃统治沙州依靠的主要对象。所以他才能利用吐蕃衰落，轻而易举地赶走吐蕃统治者，收复沙州。第二，明确了张氏归义军时期统辖范围：“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众。”与《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及其他文书相符合。S1889《汨氏人物传》、《敦煌名族志》与敦煌所出许多碑传、铭刻、赞、墓志共同反映了各姓族起源、迁徙和形成，是研究古代敦煌移民史、民族融合史的珍贵资料。关于昌松、番禾二郡设置时间，《通鉴》胡三省注以为后凉吕光所设，据S1889号前凉时已设，说明十六国期间汉族往河西迁徙主要是在前凉时期，五凉新增郡县多为前凉所设。

三、全国性地志，共四卷。P2522《贞元十道录》，仅存剑南道十余州；敦博58号《敦煌博物所藏地志残卷》，有陇右、河东、关内、淮南、岭南五道，州郡下记有去京都里程、公廨本钱及土贡，县下记乡数及公廨本钱。S6014《兴平县志》，王重民定名为《□州志》，存七行。中有“西去武功驿□里”及槐里乡，据《元和郡县图志》：武功县东是兴平县，兴平县有槐里城，故定名为《兴平县地志》。P2511《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卷第二》，韦澳撰。此书宋代已佚，所记内容多与《元和郡县图志》同，又不及《元和郡县图志》详细。但有许多内容超出《元和郡县图志》等志书，如民俗：蔚、云、朔、岚等州风俗并同代州，是一汉戎杂处之地，“歉馑则剽劫，丰饱则柔从，乐报怨仇，……纵有编户，亦杂戎风，比于他郡，实为难理。”州郡沿革、土产等亦

多出《元和志》之外，许多掌故传说，《元和志》亦不载。本卷说到刘渊时撅儿应募造平阳城事，与《搜神记》卷十四所记相同，而《元和郡县图志》晋州条不载。太原介子推词条所记周举革除太原腊月忌火弊俗事见《后汉书·周举传》。云州御河水，《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皆不载，而从《明史·地理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得到证实。有些州后有处分语，叙述了本州形势险阻。

四、往西域行记，共七个卷子。P353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有辑录，日本藤田丰八据罗振玉刊本著《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证》，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据之作《往五天竺国传（节录）校注》。因罗刊本中辑录错误达七十余处，藤田丰八、杨本皆照录致误。慧超系由海路入天竺。本卷前残，首起拘尸那，经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吐火罗诸国，然后越葱岭到于阗、疏勒、龟兹、焉耆、高昌回国。卷中历述各宗教、疆域、兵力、民俗、物产、服饰、言音等情况，可与《大唐西域记》互相补充。S383《西天路竟》记从东京开封到南天竺宝陀罗山的行程。黄盛璋先生考证是宋初僧行勤等往西天行程。黄先生将“丹氏国”误释作“月氏国”，因之认为焉耆是月氏人建成的。一字之差，失之千里。丹氏，乃焉耆之对音。又有P2700，S2695，P3814，S958《大唐西域记》卷第一、第二、第三残卷，其中后三卷向达《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已影印。季羨林《大唐西域记校注》及章巽、吕澂《大唐西域记》校注皆利用了这三个卷号，纠正了今本《大唐西域记》中的许多错误。但对P2700号，王重民、黄永武皆误定名为《诸国奉请表》。实为《大唐西域记》敬播序及卷第一。由本卷证实宋、元、明各《藏》本脱敬播序，以及敬播序在于志宁序之先为错，纠正了季、章、吕校本之误。

五、往五台山行记，共六个卷号。P2977《五台山志残卷》，附于《法宝东流因缘》卷后，王重民、黄永武都没有定名。本卷存五台山立名、中台、东台三部分十二行，以本卷校之《诸山圣迹志》五台山部分，基本相同。与《古清凉传》、《广清凉传》比较，异处较多：第一，中台、东台台顶的计算单位，本卷与S529号用顷，而《古清凉传》作周回多少里。第二，去台顶里程，东台高度，本卷作三十七里，《古清凉传》作三十八里。第三，关于五台山植被，本卷曰：“孟冬积雪，仲夏方消，异草名花，间出台顶，六七里下，方有树木，阳面有枝，阴面无叶。”《诸山圣迹志》同本卷。《古清凉传》卷上曰：“台顶四畔，各二里，绝无树木，唯有细草蘚靡存焉。”据此三点，推知唐五代有存于《古清凉传》之外的一种关于五台山的地理志书，P2977号应为其残抄本，故定名为《五台山志残卷》。

P3973、P4648、S397《往五台山行记》，后两卷有某僧人自怀州起到太原的行程及太原到五台山行程的记载，历述日行里程，所经州郡、驿站、关隘、村落、寺院等情况，是研究山西交通地理、佛教传播的珍贵文献。如P4648号记载石会关分南石会关、北石会关，其他史籍中都没有记载。P4648号、S397号关于太原各寺院盛况的记载，是研究太原佛教事业的第一手资料。日本已有人对这两个卷子进行了研究。P3978号文书鲜为人知。该卷残存六行，附记于《千字文注》之前，记载敦煌一僧人自戊寅岁从沙州出发，由朔州经雁门关入代州，游历圆果寺后到忻州游历仁泽、铁佛诸寺，于二月二十日到五台山，住了十余年，于辛卯岁返回沙州。反映唐五代敦煌僧人礼五台山，除取道灵、邠、京兆、东京，自晋南入五台山外，还有经晋北达五台山的道路。敦煌有许多十二时令文书记载胜、丰一带节气，皆因僧人经常经过这里的缘故。P3931《普化大师游五台山日记》夹杂于书启公文文书中，记载普化大师自中印度至五台山游历各寺情况，

详载各寺院及名胜古迹方位等，与敦煌所出各种《五台山赞》是研究五台唐五代佛教盛况的文献，目前还没有人专门对此进行研究。

这类文书中最珍贵的是S529《诸山圣迹志》，目前国内尚无专文研究。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定名为《失名行记》，王重民定名为《诸山圣迹志》。是五代后唐时一僧人游历各地州郡名山的记录，其价值很高：

(一) 本卷记载了所经各地佛教寺院、僧尼等的情况。当时佛教比较兴盛的地区有太原、五台山、盘山、幽州、定州、镇州、邢州、邺都、沧州、扬州、庐州、光州、洪州、昇州、杭州、潭州、荆南、襄州、洛京、庐山、峨嵋山等。从这些可以看出，五代佛教发展地区，或为都城所在，或是节镇治所，经济都比较发达。其中僧尼在万人以上的有太原、洪州、潭州、幽州等地。太原是唐陪都，李存勖灭后梁前一直将太原作为统治中心。幽州为唐节镇治所，五代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据之建燕政权。洪州为唐镇南节度使治所，商业都会，经济很发达。唐末五代初钟传据洪州，建南平政权，特别注重佛教事业发展。钟氏行军作战，必先祈之于佛而后行。本卷曰：“已前钟令公管理此州时，水陆居人二十万户，近日残破，即有十万余户。初，佛教大行，难过此郡。”潭州五代为楚的统治中心，地处洞庭湖盆地，是南北交通枢纽和商业都会，马希广与潭、朗军作战，“命僧众日夜颂经，希广白衣僧服膜拜求福。”(《通鉴》卷289)另外如扬州、上元、杭州等城虽未记述寺院和僧尼多少，但从记载看，佛教也很兴盛，其中杭州“寺院仙宫，故多兰若。”

(二) 本卷记载了许多节镇统州县数，可证史、补史及纠史之误。本卷记载幽州管九州七十余县，定州管三州十六县，镇州管四州四十六县，邢州管三州十六县，邺都管七州五十余县，沧州管四州二十县。定、镇、邢管州与《旧唐书·地理志》、《新

唐书·方镇年表》同，幽、邺、沧则相去甚远了。这说明五代时其统区有变更而史籍缺载。此卷记五代时吴统二十八州，吴越统十二州，可纠《新五代史·职方考》之误。

(三) 本卷关于各地风俗、经济物产等的记载可补史书之不足。幽州：“俗尚贞□，人多勇烈，封疆沃壤，土地平广膏腴，地产绫罗，偏丰梨栗。”定州：“佰里繁麦，又产绫罗，好客尚宾，人□礼乐。”镇州：“绫罗疋帛，故不外求，物产肥浓，田畴沃壤。”邺都、邢州与镇州同。沧州：“城近海滨，地处卑湿，丰梨，多出自盐。”河北六节“桑麻曠日，柳槐交荫，原野膏腴，关市好邑。”河南之汴、滑、兗、鄆、陈、许又与河北道同。杭州“地产金银，牛丰繁麦茶花，富特异诸方。”潭州“地多低湿”。

(四) 本卷又记载各州相距里程，可与《元和志》、《元丰志》相印证。

(五) 本卷还记载了许多古地名，为地名考释提供了新的依据，如抱腹山、青社、投子山等，都是史籍记载很少的生僻地名。我们据本卷的记载很容易确定其方位。所以本卷录文的公布将引起学术界对佛教地理研究的极大关注。

六、姓氏地理遗书，共五个卷号。P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中关于道的排列，州郡名称及州郡归属，都与《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有异。从本卷看，姓望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岭南道无姓望，陇右、山南、剑南、淮南都比较少。姓望主要分布于关内、河东、河北、河南、江南五道。就这五道本身来看，也不平衡，关内道主要集中于关中平原，以雍州京兆府最多，出姓望四十二；河东道主要集中于晋西南及汾河流域的蒲、汾、晋、并等州，以太原府为最，出姓望二十七；河北道集于渤海、清河、钜鹿、平原、赵、魏、河内等郡，以渤海郡最多，出二十八姓；河南道姓望最多，以河南、颍川、陈留、

汝南、鲁国、北海、乐安、彭城、瑯琊、东海最集中，分东西两片，东片以青、徐、沂为最，西片以河南府为最，出姓望三十二；江南道集中于江东一带，以会稽为最。姓望的分布与当时政治中心、汉文化的地理分布相一致。京兆、河南、太原是唐都城或陪都，政治中心所在。秦汉以来长安、洛阳一直为都城，每个朝代建立后，往往向统治中心迁徙豪强，而且，这两地又易形成新的门阀，故姓望最多。其次关中、汾河流域及晋西南、河北平原、河南豫西、临淄、瑯琊、彭城、江南会稽、淮南扬州等地，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人才辈出，所以也是姓望集中的地方。B8418《姓氏录》、P3191《郡望姓源》所记各州姓望较S2052号少得多，应属唐初作品，反映唐初姓望分布，与S2052号基本一致。P3421《氏族志》记始平、扶风二郡姓望姓源。S5861《姓氏书》由四片组成，第一、第三、第四片与B8418号相近，第二片叙宋、阳、车、贾等姓望所出郡。唐代姓氏书较多，但留传至今者甚少，所以敦煌所出诸卷姓氏书更为珍贵。

从记载区域来说，敦煌地理文书包括了几乎全国各地，但主要记载以敦煌为中心，东起五台山，西到中亚印度等地。这是因为，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名山，传说是文殊菩萨道场，在佛教流传国家影响很大，故唐五代一般僧人包括印度僧人以朝拜五台山为最大心愿，当时印度许多名僧来中国原因之一就是礼五台山。印度是佛教圣地，中国佛教来自印度，我国有许多名僧相继经海道或陆路西去印度取经，海路受条件限制，大多数僧人取道敦煌经陆路到西域，因而出现了许多游记、行记。敦煌地区的佛教是印度佛教与内地佛教融合的产物。唐末五代敦煌地区汉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与僧侣有关，许多人既是名僧又是名儒，既是官又是僧；寺院既是僧徒习经场所，又是儒家学生修业的学校，因而大量地理文书流入寺院。

目前已发表的敦煌地理文书，都辑录于本书之内了。但是，

收藏于新德里、柏林、列宁格勒的许多文书还未发表，有些文书仍散落民间，或只见目录不见原卷，或目录、卷子都未公布。因此，尚有许多工作，只好留诸来日做了。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得到兰州大学科研处的支持及齐陈骏先生的热忱指导，齐先生经常帮助作者解决研究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并仔细审阅全书。甘肃教育出版社黄强同志也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此，作者表示深切感谢。

由于作者学识的限制，校注中难免出现错误，恳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郑炳林

1989年2月19日

## 校注例言

一、采取自然分段，以便查对原卷；不标行号，用／表示分行。对文书残缺部分，保持原卷面貌，原卷每行为一行。以——表示前缺，以 | 表示后缺。

二、对原卷辨认不清、释读不出的字，用□表示，每□表示缺一字。原卷缺字用〔 〕括入所补的字。对有疑义的字，原字后用（？）表示。原字误，原字后用（ ）补入正确的字。

三、〔题解〕介绍该卷定名、行数等情况。〔校注〕利用文献校刊注释原卷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对卷子中问题的研究及目前学界研究状况，亦附注于后。

## 目 录

沙州图经卷第一	S2593号	(1)
沙州都督府图经	P2005号	(5)
沙州都督府图经	P2695号	(34)
沙州城土境	P2691号	(39)
沙州地志	P5034号	(43)
沙州图经	S788号	(56)
寿昌县地境		(60)
沙州伊州地志	S367号	(65)
西州图经	P2009号	(74)
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	S5693号	(80)
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	P3721号	(82)
敦煌录一本	S5448号	(86)
敦煌水渠	P3560号	(90)
水部式	P2507号	(101)
敦煌名族志	P2625号	(110)
敦煌名族志	P4010号	(118)
敦煌氾氏人物传	S1889号	(120)
张氏修功德记	S6161、3329、6973号,P2762号	(127)
莫高窟记	P3720号	(136)
敦煌古迹二十咏	P3929号	(138)
贞元十道录	P2522号	(144)

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	敦博58号	(151)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	P2511号	(173)
兴平县地志	S6014号	(199)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P3532号	(201)
西天路竟	S383号	(225)
印度地理	P3926号	(230)
大唐西域记敬播序及卷第一	P2700号	(231)
大唐西域记卷第一	S2659号	(234)
大唐西域记卷第二	P3814号	(254)
大唐西域记卷第三	S958号	(261)
五台山志残卷	P2977号	(263)
诸山圣迹志	S529号	(266)
往五台山行记	P3973号	(307)
往五台山行记	P4648号	(309)
往五台山行记	S397号	(312)
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启文	P3931号	(315)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	S2052号	(323)
姓氏录	B8418号	(344)
郡望姓望	P3191号	(353)
姓氏书	S5861号	(357)
氏族志残卷	P3421号	(361)

# 沙州图经卷第一

斯2593号

## 沙州图经卷第一<sup>①</sup>

第一州<sup>②</sup>，第二、第三、第四敦煌县<sup>③</sup>，第五寿昌县<sup>④</sup>。／  
沙州，下<sup>⑤</sup>。属凉州都督府管<sup>⑥</sup>。无瘴<sup>⑦</sup>。／  
右沙州者，古瓜州<sup>⑧</sup>。其地平川，多沙汭。人以耕稼／为业<sup>⑨</sup>。  
草木略与华夏同，其木无椅、桐、梓、漆、／栝柏。／

## 【题解】

斯2593号，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黄永武《敦煌宝藏》皆定名为《沙州图经卷第一》。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曰：“二五九三，大涅槃经卷第四十至四十一遗教品（八〇）。纸背：沙州图经（六）。”故定名《沙州图经》。存六行，未抄完。

## 【校注】

①本卷尾亦题“沙州图经卷一”六字。敦煌卷子中关于沙州地理的有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P269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P5034号《沙州地志》、P2691号《沙州城土境》、S788号《沙州地志》、《寿昌县地境》、S367号《沙州伊州地志》、S5448号《敦煌录一本》、P3721号《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等。

②敦煌地理卷子中关于沙州的记载仅此一卷。

③敦煌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皇朝以敦煌为燉煌”。《新唐

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亦作“燉煌郡”、“燉煌县”。敦煌遗书关于唐五代时的敦煌皆记为燉煌。据P2695号和P2005号卷三有关敦煌县的内容，唐五代敦煌县实行县、乡、里三级制。据敦煌文书S2669号、S3877号、S5578号、S6452号、P2803号、P2953号、P2887号、P3451号、P4814号、P6003号等，敦煌县辖乡有：敦煌、慈惠、平康、龙勒、玉关、洪池、効谷、赤心、莫高、洪润、青水、悬泉、从化、神沙、寿昌、新义等十四乡，其中除新义乡名仅见于竹简之上，寿昌乡名仅天宝九载出现一次外，其他都比较常见。建中初陷吐蕃，吐蕃改唐乡制为部落制，敦煌文书中所反映吐蕃占领时敦煌的部落有：曷骨萨部落（P3422）、擘三部落（S3287）、道门部落（P4638）、悉董萨部落（S6829）、僧尼部落（S2729）、利弗诺图邑聚落（S1490）、上部落、下部落、行人部落、阿骨萨部落、多悉口萨部落（S1475）等。里在文书中反映不全也不多，据敦煌文书，有：慕道里（从化乡，P3952）、宜禾里（悬泉乡，S514）、莫高里（莫高乡，P2482）、都乡里（龙勒乡，P2583、P2592、P3354）、修武里（平康乡，甘博006号）、长沙里（洪润乡，P2347）、丰义里（玉关乡，S6454）、阳沙里（神沙乡，P2417）、洪文里（平康乡，P3770）、安昌里（平康乡，P3770）、无穷里、効谷乡，S794）等。敦煌城中，实行坊制，分为释教坊（S530）、长行坊（P4638）、旌坊（P3489）、阶亭坊、郡草坊（P2626）、怀安坊、钦贤坊（P2482）、儒风坊（S3876）、修文坊（S1285、P3501）、永宁坊（S3877）、应经坊（S5824）等。

④寿昌县：《旧唐书·地理志》：“寿昌，汉龙勒县地，属敦煌郡。县南有龙勒山。后魏改为寿昌县。”《新唐书·地理志》：“寿昌。下。武德二年析敦煌置，永徽元年省，乾封二年复置，开元二十六年又省，后复置，治汉龙勒城。”《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寿昌县，中下，东至州一百五里。本汉龙勒县，因山为名，属敦煌郡。周武帝省入鸣沙县。隋大业十一年，于城内置龙勒府，武德二年改置寿昌，因县南寿昌泽为名也。”敦煌地志中P5034号、S788号、S367号及《寿昌县地境》并有记载。

⑤《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及《敦煌博物馆藏地志残卷》州等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沙州，敦煌。中府。”

⑥凉州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武德二年，平李轨，置凉州总管府，管凉、甘、瓜、肃四州，……七年改为都督府，督凉、肃、甘、沙、